

詩詩詩

傳

辨

注

說疏攷



三三三

三

三

三

三三三



詩
傳
注
疏

謝枋得
著

中
華
書
局

此據知不足齋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弁言

宋謝疊山先生詩傳注疏。原本久佚。卷帙無攷。元人解詩。互相徵引。刪節詳略。亦各不同。今於永樂大典各韻所載。元人詩經纂注中。採錄一百六十四條。歷搜諸書。又得一百三十七條。存詳去略。編爲三卷。祇標篇目。不錄經文。以脫略甚多也。先生生板蕩之朝。抱黍離之痛。說詩見志。於小雅憂傷哀怨之什。恆致意焉。而於經義發明透暢。又非空作議論者比。解無衣之與子同仇。寓高宗南遷之失。論皇父之不遺一老。刺似道誤國之姦。至疏蓼莪之四章。詳明愷惻。令人讀之欲淚。孔子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旨。先生蓋深有契焉。讀是編者。可以論世。可以知人矣。

乾隆辛丑立夏三日仁和吳長元麗煌書於京城嵩氏之東軒

詩傳注疏卷上

宋 弋陽謝枋得君直著

周南

葛覃

貴爲后妃。正位乎內。供織紵。豈無嬪嬙。盛服飾。豈無文繡。有司者治之。足矣。今也刈葛爲絺。其事至勞。澣衣潔裳。其事至細。手之而不倦。足之而不忘。豈樂爲褊褊哉。將化天下以盡婦道也。爲人婦者。聞后妃知本如此。豈不克勤克儉乎。豈不盡孝盡義乎。故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又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永樂大典

漢廣

游女獨行。非有師傅範其前。法制禁其後也。恭敬羞惡之心。積於中。形於外。動容周旋。自然中理。凜乎不可犯。使行道之人愛而敬。敬而畏。閑其邪。窒其欲。于人所不知之地。是孰使之然哉。文王之德。本諸身。徵諸庶民者。盡是矣。道化明于上。風俗成乎下。性不待節而皆善。心不待閑而皆良。婦人女子。生長其間。正如堯衢之童。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天保之民。日用飲食。而徧爲爾德。彼亦不自知其行乎天理之中也。王道之盛。至此極矣。永樂大典

麟之趾

麟之趾之定之角美其仁頌詠其一身之閒皆仁也一章曰趾二章曰定三章曰角自下而至于上也通釋

召南

鵲巢

一章曰居鵲居鵲巢夫人始歸其夫家也二章曰方方正也鵲能正鵲之成巢夫人能正其家也三章曰盈鵲生子盈滿其巢夫人子孫衆多而盈其室家也一節深一節自有次序通釋

采芣二則

楚茨之三章曰君婦莫莫爲豆孔庶五章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周禮九嬪贊后薦徹豆籩是后主供籩豆由后能清淨篤敬故能爲豆甚多若簡躁不恭則不能也吾讀至楚茨證以周禮見王后奉祭祀如此其敬承先祖如此其誠乃知采芣之職采蘋之法度爲諸侯夫人爲大夫妻者必盡其心矣一毫不敬謂之失職謂之不循法度獲戾于祖考將何辭以見宗廟嗚呼戒哉永樂大典

夙夜在公

公齋廡之類通釋

草蟲二則

惓惓憂之深不止於忡忡矣傷則惻然而痛悲則無聲之哀不止於惓惓矣此未見之憂一節緊一節也

降則心稍放下。說則喜動于中。夷則心氣和平。此既見之喜。一節深一節也。此詩每有三節。蟲鳴、螽趨、采蕨、采薇之時。是一般意思。忉忉、懷懷、傷悲之時。是一般意思。則降則說則夷之時。是一般意思。釋通

甘棠

車所稅駕。尙思之。況休息乎。一時休息。尙思之。況菱舍乎。屈折之不可。況敢傷壞之乎。況敢斫伐之乎。思其人。一節深一節。愛其樹。一節緊一節。此詩人法度。亦可見其忠厚之至也。永樂大典

羔羊

首章。召南大夫有潔白之操。稱潔白之服。中心無愧怍。故外貌有威儀。德行可法。故容止可觀。進退有度。委蛇委蛇。此泰然自得之貌也。使胸中微有愧怍。其步趨非躁則急。不遲則速。安能委蛇委蛇哉。釋通

殷其雷

始不敢暇。中不敢止。終不暇居處。一節緊一節。此詩人法度也。釋通

何彼穠矣

頌人之德。多美其車馬衣服。多美其宗族兄弟。此風人之法度。觀頌人韓奕。可以觸類而長。永樂大典

邶

綠衣

心之憂矣。曷維其已。嫡妾易位。尊卑不明。家不齊。則國不治。莊姜之心。豈但憂一身哉。爲君憂。爲君之子憂。爲國家後日憂。其憂何時能止也。通釋

凱風

不怨母而責己。孝之至也。韓文公文王姜里操曰。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蘇文忠公詔獄寄弟詩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口亡身。皆從此詩變化來。見爲子爲臣忠厚之至。通釋

雄雉二則

初憂其征役而犯難。終信其善良而獲福。殷蠶之婦人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其夫振振然信厚。可以保其必早歸矣。雄雉之婦人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其夫不忮不求。則皆仁義。可以保其動與吉會矣。二詩末章同一意。永樂大典

末章。胡氏春秋傳。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爾。詩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欲。然後貪忿之兵亡矣。永樂大典

旄丘

叔兮伯兮。叔伯字也。通釋

北門

鹿鳴。四牡之燕樂。出車。杕杜之勞來。一人之勞苦。君無不知。一毫之事功。君無不報。此先王所以體羣臣

也。千歲治安根本。蓋在此也。北門之忠臣。至于終簞且貧。祿不足以代耕矣。出則當王事之獨勞。入則當政事之煩。使室人不能忍飢餓。而交徧謫之。此人情所難堪者。上不怨其君。下不怨其家。窮而呼天。亦無一毫怨天之辭。此樂天知命之士也。有臣如此。而不能忠信重祿以勸之。衛之所以亡也。通釋

北風二則

一章曰。同行。二章曰。同歸。三章曰。同車。一節緊一節。此風人之法度也。通釋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北風怒而有聲。不止於涼矣。雨雪霏霏而密。不止於雩矣。喻禍害愈急也。通釋

新臺

籛除不鮮。籛除。乃惡疾。宣公非有此疾。國人惡其無禮義。亂人倫。故以惡疾比之。既無人道。亦非人形也。欽定詩傳箋說

鄘

君子偕老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德不稱其服。心不如其貌。永樂大典

定之方中二則

學者誦定之方中。觀文公建國之規模。可以知衛之既亡而復立。誦公劉。觀公劉建國之規模。可以知周之自微而方興。誦綿。觀太王建國之規模。可以知周之方興而寢盛。精神心術之運動。謀猷計慮之深長。

規模節目之精密，皆可爲來者師也。學者合三詩竝觀，可以長才識。永樂大典秉心塞淵，秉心也實。故事事樸實，不尙高虛之談。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爲淺近之計。富國強兵，豈談高虛，務淺近者之所能辦哉？通釋

蝮蝥

大無信也，不知命也。禮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目好好色，耳好好聲，支好安佚，皆氣質之性。動于欲者也。孟子教人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人能知有命，而不爲欲所移，則無犯非禮矣。今也縱欲而不知命，有所制，所謂不知命也。永樂大典

相鼠

人而無禮，不死何俟。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君子勤禮莫如致敬，敬在養神。人無威儀，則無以定命。死期將至，故曰不死何俟。永樂大典

衛

有狐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見鰥夫無人縫裳而有憂，則其情可知矣。因其有言，以探其不言者，可以言風人之旨矣。通釋

王

黍離二則

天王而爲狄所滅。天地之大變。中國之大恥。不特東周臣子之大讎也。文武成康之宗廟。而盡爲禾黍。聞者當流涕矣。心搖搖而不忍去。天悠悠而不我知。能爲閔周之詩者。一行役之大夫外。無人也。不知平王而聞此詩也。亦有惻于中否乎。吾觀書至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以有爲矣。所以訓戒晉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悉置度外。文武成康在天之靈。必不樂矣。王畿乃夫子自治之國。挈畿封八百里要地。悉付之他人。秦以日強。周以日弱。諸侯日以橫。天下日以亂。雖德薄道微。亦形勢使然也。吾觀十二國風。羣臣庶民。無一人知天下大義。王于興師。與子同仇。獨無衣一詩。猶有義氣。不知斯人何以生于秦也。秦人能以天王之仇。爲天下之同仇。平王不能以厥考之怨。爲一人之私怨。人之度相越如是哉。吾于黍離無衣二詩。重有感也。夫。胡一桂附錄

中心如醉。又中心如噎。憂之甚。而昏昏如醉。不止於搖搖矣。心憂之極。如哽噎然。口不能言。氣不能舒。

又不止如醉矣。詩傳稟說

君子于役三則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勞還卒而詳言歸期也。卉木萋止。勞還役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吾觀

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體羣臣也。本于推己之恕。發而爲序情憫勞之仁。豈有行役無期度者哉。

雞之棲牛羊之歸。皆以日夕爲期。君子之行役。不可以日計。不可以月計。不可以歲計。至於不知其期。仁

義之意泯然矣。文武宣王之治。何時而可復見乎。

朱公遷詩經疏義

如之何勿思。勿有禁止之意。欲禁止其思而不可得也。

永樂大典

君子陽陽

東周之季。君子知世之不可救。道之不可行。高蹈遠引。自得其樂者多矣。未聞以相招祿仕爲樂者也。今也。進不能捐軀以報國。退不能潔身以全道。呼僞引類。仕爲伶官。陽陽然志得而意滿。曰。其樂只且。自謂不勝其樂矣。君子當如是耶。古之仁人。憂不在一身。常以天下之憂爲憂。樂不在一身。必以天下之樂爲樂。衣人之衣。則分人之患。乘人之車。則載人之難。位其朝。食其祿。視其國治亂安危。漠然不加欣戚于吾心。甚于華人之惡貊。越人之疾胡。仁人不忍爲也。君子者。國人所仰望而法則也。出處語默。喜怒哀樂。皆可以爲民極。吾不知其樂只且。果何樂也。東遷之後。世與道交喪。號爲君子者如此。嗚呼。周轍何時而西乎。竊意此詩當從序說。以爲前篇婦人所作者。爲優。

詩經疏義

揚之水二則

天不言。而能制萬物之命。純乎天理而已矣。天非積氣。乃理之聚。天統氣。乃理之宗。東風動。則草木不得

不萌涼風至。則草木不得不落。雷發聲。則蟄蟲不得不奮。雷收聲。則蟄蟲不得不藏。萬物則聽命于天。聽命于理也。王者執天命。天討以制六合。一賞而天下莫不勸。一罰而天下莫不懲。豈有號令不行于諸侯哉。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庸。蜀。羌。獫狁。玁狁。何所見而來。武王一心統乎天理。有人心者。當知所向背矣。東遷之初。有王而無霸。吾觀命文侯一書。文武成康之典。則未墜。禮樂征伐。尙自天子出也。使當平王能以天理爲君道。安得不爲西周乎。申后爲幽王所廢。雖依申侯以生。幽王爲犬戎所滅。實由申侯而死。母恩固可念。父讎豈可忘。以天子自衛之兵。而寵靈不共戴天之讎。國一人之私意。豈能滅古今不變之天理哉。天王旣不知有父。臣子亦豈知有君。永樂大典書有文侯之命。此一時也。詩有揚之水。又一時也。世道愈降。人心日非。揚水之後。必有兔爰。兔爰之後。必有五霸。五霸之後。必有七雄。皆平王以私意滅天理。有以啓之。桓王之後。不足責矣。永樂大典

中谷有蓷五則

凶年饑歲。上而王朝有司徒荒政十二。以聚民。下而有司能以時告其上。發倉廩。開府庫。憊遷化居。以賑民。必無夫婦衰薄。室家相棄之事矣。此詩三章。始嘆其乾。中嘆其修。終嘆其濕。言物之嘆。一節緊一節。始嘆其歎。中條其歎。終嘆其泣。民之怨恨。一節深一節。始曰。遇人之艱難。憐其窮苦也。中曰。遇人之不淑。憐其遭凶禍也。終曰。何嗟及矣。夫婦旣已離別。雖怨嗟亦無及也。通釋夫婦人之大倫。饑饉而相棄。人道之大變。婦無一語怨其夫。而有哀矜惻怛之意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

之于命。此義婦也。與忠臣孝子同道。人不幸而處此。三綱之變。以此存心。則綽綽然有餘裕矣。通
夫婦人倫之大也。樂歲則相保。凶年則棄。俗薄甚矣。飢窮所迫。豈有常心。探本窮源。誰執其咎。永樂大典
婦爲夫棄。無一語怨其夫。方憐其艱難。憐其不淑。蓋亦知其夫大不得已也。婦人能爲此言。亦可謂知命矣。詩人忠厚。惟王風最可觀。文武之德澤。入民者深。周召之教化。漸民者久。至此時而驗。永樂大典
條其獻矣。遇人之不淑矣。條條然而長歎之聲。不淑。雜記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弔喪之辭也。永樂大典

免爰

叛臣之大無忌憚。豈其本心哉。皆天子有以成之。始于無是是非之心。終于無善善惡惡之道。天命自我。不能章之。天討自我。不能用之。賞而人不知勸。罰而人不知懲。忠臣以忠而受禍者。有之矣。忠臣旣以忠而受禍。叛臣遂以叛爲得計。天下之亂。於是不可救。有免爰爰。雉羅于羅。諸侯之叛。自此始。永樂大典

大車

君子之聽訟。使民無訟者。有三焉。仁者。民不忍犯法。智者。民不能犯法。勇者。民不敢犯法。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勇者能使畏也。仁者不得見之矣。得見勇者。斯可矣。永樂大典

鄭

大叔于田

一章。敘叔之善御而好勇。國人愛之者。戒其勿習暴虎之事。恐爲虎所傷。二章。敘其車馬之良。從獵者衆。

而整射御之技皆精。三章敍其田獵將畢。車馬安閑。發弓箠矢。合三章而觀一藝一能。一行一止。一動一靜。人皆喜之。暴虎輕生。隨諫卽止。見其不義而得衆。必爲鄭禍。永樂大典

清人二則

兵凶器。戰危事。用兵非聖人所尙也。不得已而行三軍。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是以古之良將。知兵爲必死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以甘誓胤征。湯誓泰誓。牧誓諸篇觀之。聖王之敬謹兵事。可知矣。曰翺翔曰逍遙。曰中軍作好。以戰必敗。以守必逃。不待智者而知之。永樂大典

也。永樂大典

羔裘

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彼其之子。誠可爲吾國之司直。言一國直道之主。猶今人云。主盟公道也。永樂大典

遵大路

摻執子之袂兮。摻以手挈之執持也。永樂大典

女曰雞鳴

琴瑟在御。君子無故不徹琴瑟。琴瑟常在身旁。曰御。永樂大典

有女同車

顏如舜英。英，花葉初綻也。永樂大典

風雨

淒淒，則風微雨細。但見其寒涼。瀟瀟，則風勁雨大。瀟瀟然有聲如晦，則風狂雨驟。天昏地黑，一節緊一節夷，則心氣平和。瘳，則如病頓愈。過于夷矣。喜，則有歡樂之心，不止于瘳也。亦一節深一節。永樂大典

齊

雞鳴

聞蒼蠅之聲，則曰雞既鳴矣。見月出之光，則曰東方明矣。羣臣會朝，未見其君，無歸家之理。聞蟲飛薨薨，則曰會且歸矣。夫人惟恐君晏朝，而取譏于羣臣，此心汲汲然，惟願其夙興聽政。如先王之坐以待旦，昧爽丕顯也。永樂大典

還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先王所不廢也。周公曰：文王不敢盤于游田。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爲人上者，游田而至于盤，從獸而至于荒，廢國事，虧君德，非所以導民務本也。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國人將以善馳逐者爲良材矣。此逢彼，則曰還。曰茂，曰昌，彼揖此，則曰儼。曰好，曰臧。千萬人之習俗，原于一人之好尚，數百年之敝化，生于一時之放心。齊俗好田如此，爲人上者，可不謹哉。永樂大典

著